

华戎舟番外篇

一、成长篇·上

「师父，那人今天又来了。」

小药童揉着睡意朦胧的双眼，蹲在吴塘的床头小声埋怨道。

吴塘坐起了身，伸出一只手掌拍了拍小徒弟的脑袋，然后披了件外衣就下了床。

在屋里翻找了一阵后，才接过小药童手里的烛火开口：「你去把门关好，继续睡去吧，我自己过去就行。」

刚走到后院的一个屋里，迎面而来就是一股血腥气，吴塘微微皱了皱眉头，表情却是习以为常。

他将烛火放到桌上，火光顿时照亮了这个简陋的屋子，这里是平时接待病人的地方。

此时屋里已经坐了一人，那浓郁的血腥气皆是因他而起，若有认识的人在这里，定会一眼认出，此人正是……华戎舟。

屋里两人都没有说话，一人脱衣一人上药，有种诡异的默契。

看着本就斑驳的上半身旧伤未愈又添新伤，吴塘终于还是忍不住开口：「人的身体是肉做的，不是铁打的，看你比我那小徒弟也大不了几岁，年纪轻轻总得为自己考虑，何必一直争强好胜和……别人过不去呢？」

摇曳的烛火使得华戎舟的面庞忽明忽暗，他却没有开口反驳。

烛火跳动了一下，吴塘一不留神下手重了些，一道刚止住的伤口又流出了暗红色的血。

吴塘手上的动作一顿，余光却看到华戎舟仿佛没有知觉一般毫无反应，心头说不清是什么滋味。他若无其事地恢复了上药的动作，嘴上故作轻松地说：「就算你自己不介意，也不怕日后这身伤疤吓到心仪的姑娘了。」

阴影里的华戎舟突然转过头，一张俊美的容颜顿时暴露在烛火下，饶是吴塘都见过了十几次，此时心头也忍不住颤了颤。

此人生得怎么这般好看？

那张一向惊艳却又无感情波动的脸，此时却满是疑虑，他说：「会吓到人吗？」

吴塘心头好笑，此时才感觉眼前这个少年有了些人气。听起来这个人的声音也不难听，怎么先前来的时候都是一言不发呢？

「当然会了，你想想哪个小姑娘看到这……些伤疤，不会被吓一跳？」

「……她……可不是一般的姑娘。」

一句低声的喃喃响起来，声音太小，吴塘下意识地反问：「什么？」

华戎舟没有回答，只是突然坚定地说：「我要祛伤疤的药。」

即便是知道她定不会被伤疤吓到，他也不敢再用自己的身体去……博同情了。

见他上了钩，吴塘手上动作未停——擦血、上药、包扎，然后缓缓开口：「这世上哪有能不留一丝痕迹的药膏呢？都说治病要治本，你还是少招惹麻烦比较好。即便是不小心得罪了哪位贵人被报复，能躲还是躲着点吧，活着比什么都强。」

过了许久，才听到华戎舟突然又开口说：「你徒弟……跟了你多久？」

吴塘一愣，似是没想到会问起他徒弟。

「他是我老家亲戚的孩子，因家里穷，父母就让他自小跟着我学个手艺，今年才满十六岁，还是毛手毛脚的年纪。」吴塘说起自己徒弟，嘴就停不下来了，「前几日给病人包错了药，还好不是什么大病，我只罚他一天不许吃饭，他还委屈得不行。这孩子平时也喜欢顶嘴，按辈分他该叫我师父，按关系他也该叫我叔。可是平时也只有惹了祸害怕的时候，他才会乖乖唤我一声师父……」

十六岁啊……多好的年纪。虽听吴塘言语中多是埋怨，可是语气却格外慈爱。

吴塘说了许久后，才发现自己的「病人」问了一句就再也没说话，于是也略微尴尬地闭了嘴。

半柱香的功夫才将华戎舟浑身上上下下的伤口包扎好，吴塘看了看外面，天还没有亮。

于是他转身走向桌子，从药匣子里拿出纸和笔，边写边说：

「你的外伤我是包扎好了，但是我方才探你脉络格外紊乱，虽然你年轻身体底子好，但也不能一直这样折腾，我给你写个方子调理下……」

就着烛火写完后，吴塘一转身，却发现屋子里只剩他一人，刚才那人坐的地方空荡荡的，多了一锭银子。

吴塘摇着头收拾了药箱，才拿着烛火向外走去，嘴里感叹道：「每次都是一锭银子，真是败家啊……」

这种外伤药哪里用得了这么多银钱？

吴塘蹑手蹑脚地回了屋子，还是吵醒了小药童，他懵懵懂懂从自己床上坐起来问：「他……走了？」

吴塘一边脱鞋一边说：「嗯，走了。」

「老头……」小药童下了床凑到吴塘床前，压低声音开口，「你说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呀？每个月的这两日都是一身伤过来，这都连着一年多了……要不我们还是报官吧？说不定他是什么恶霸，别给我们招来麻烦……」

吴塘听到此话重重拍了一下自己徒弟的脑袋说：「说了多少遍，要叫我师父。」

看小药童撇撇嘴不在意的模样，吴塘只得作罢，说道：「整天不要胡思乱想，睡你的吧。」

说罢，就不理会小药童的疑问，自己翻身躺下。

报官？

躺在床上的吴塘勾了勾嘴角，还会有官比……宫里头的那位权力更大吗？第一次送他的「病人」来的那个侍卫模样的人，穿的可是宫里头才有的服饰。

吴塘有一个哥哥在太医院，所以他对皇宫里面的事情也算是知道不少，有了这层关系，可能才是当初宫里那位选择把「病人」丢到他医馆的原因吧。

皇室的隐秘，向来只多不少，就比如一年前那个自焚在皇宫里的前华相之女，恐怕也不是因为简简单单的「替父赎罪」四个字。

知道得越少，活得越久，这是吴塘在太医院当官的哥哥告诉他的，所以吴塘的医馆才被选择，因为他知道什么不该问，什么不该说。

只是今日却破了戒……那个每月都丢了半条命来求医的人……着实让人心生不忍。

看着另一张床上翻来覆去睡不安生的小药童，吴塘突然明白了方才那位「病人」为何突然问起来自己小徒弟的事情，看着那人最多比小药童大个三四岁的模样，可是他们两个却是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。

他如今过得那般苦，定是身边没有一个愿意护着他的人吧。

想到这里，吴塘忽然感觉心底升起几丝寒意。

所以……一个在连着一年多的时间里，每个月都伤痕累累跑来求医的人，究竟是被……皇室夺走了什么，才让他这般执拗？

二、成长篇·中

皇城里的生活还是一切如旧，倒台一个华相，并没有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丝毫影响，只是多了不少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
这个世界如此之大，你永远不知道方才与你擦肩而过的那个人，心里有过怎样毁天灭地的伤痛。

「华戎舟。」

一道女声凭空响起，并未引起多少人的注意。

华戎舟缓缓回过头，看到一家脂粉铺子里面匆匆忙忙跑出来一个身影。

再一看那个铺子，正是曾经华浅和他从街头走到街尾为……千芷挑的那家陪嫁铺子，喊住他的人也正是千芷。

只见千芷一身素衣，温和大方，再没有之前张牙舞爪的模样。

她跑到华戎舟面前才站定了身子，缓了口气说：「方才瞧见你，还以为是认错了人，还好我这张嘴比脑子还快地叫住了你。」

「你……怎么会在这里？」华戎舟眼眸闪了闪问道。

千芷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，便开口解释道：「我的卖身契……小姐一早就同这间铺子一起给了我，那日的宫宴…小姐执意不愿带我，后来官兵闯进华府，我才明白过来……华府获罪，我这个自由身的平民……自是不受牵连……」

应是提起了那个名字，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沉默了下来。在人声鼎沸的街道上，两个人就这样默默相对而立。

眼见因华戎舟容貌，看向他们的人越来越多，千芷才又开口：「要不去铺子里坐坐吧，这里人太多……」

「不必了。」华戎舟垂了头，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」

那模样似是面对一个陌生人一般疏离，千芷也并未因他的拒绝而意外，毕竟一直以来，华戎舟在她们这些人面前从来都是沉默寡言到近乎冷漠，只有在……华浅面前，他才显得温顺。

记得当初华戎舟刚进王府的院子，有个小丫鬟没有动过心呢？只是到最后无数人还是被他的态度吓退。

所以那时候千芷才总是和翠竹过不去，只是因为看不惯翠竹总是热脸去贴别人冷屁股。

想到这里，千芷对着华戎舟要离开的身影说：「翠竹前两个月个月成亲了，是她家里人安排的，对方是个朴实的农夫小伙，对她也是一心一意的好。当初小姐把她赶出华府，没想到正好让她躲过一劫，终究是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，我们还是偶尔有联系……」

絮絮叨叨说了半天，只见华戎舟仿佛没有听到一样越走越远，千芷犹迟疑了一下，追了几步开口：「华戎舟……有些事情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，你总得向前看，小姐…之前就最看重你，如今你有这一身武艺，总不能就这样平白糟践……」

话音刚落，就看到华戎舟停了下来，转身对上千芷的眼睛：「你知道我这一身武艺是为何而学吗？」

为的是护住想护之人，而不是无数次面对刀剑，都被别人一掌隔开，然后眼睁睁看着刀锋对着……她，自己咬碎了牙却无能为力。

千芷张了张嘴，却是说不出话来。

之前她虽看不过去翠竹的讨好嘴脸，却不曾抱怨过华戎舟对她们太过冷漠，因为她知道，华戎舟虽然对她们不假辞色，但是他对小姐是……真心好。

那种好是不掺私心，是可以不论黑白只看华浅一人。

所以隐约从南风口里听到了些风声后，今日又难得遇见，她才忍不住开口提醒，人都得向前看不是吗？

「你对我说要向前看，那你呢？你做到了吗？」华戎舟开口，言语瞬间刺红了千芷的眼眶。

千芷握紧拳头才不至于让眼泪落下来：「我的小姐是这世间最坚强的人，甚至我还见过她敢当面斥责皇帝，所以我自是不信她会自焚。可是……可是我就算自欺欺人，也无法否认，那日……她从未抱着能回来的决心，所以才会给我们所有人都安排好了退路……」

千芷的一番话无疑勾起了华戎舟最疼的记忆，一个因他逞一时意气而至今都在承担后果的回忆。他深吸了口气，对着一个方向开口，语气已经不复初见时的平静：「你既然相信她已……那何必还苦守着这一间铺子，假装看不到五米之外那个虎视眈眈的人？」

顺着华戎舟的目光望去，不远处的街角有一道身影，一直对着他们这个方向，似是站了很久。

千芷僵硬着身子一动未动，即便不去看，她也知道那是——南风，她都知道他在，一直都在，一年来都是如此。

人总是喜欢自欺欺人，即使自己明明知道，一个弱女子逃出重重宫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可心底还是留着残想等待着。

「我现在只是想守着她的铺子，万一……万一她看到没人在等她，肯定会以为大家都忘了她，那她……肯定会难过的。」千芷勉强挤出一抹笑，却觉得自己说的话牵强的很。

若是真的相信她已死，那现在等的又是谁？

华戎舟并未追问她的前言不搭后语，只是后退一步开口：「当初这间铺子她说道就是给你了，你若真心怕她难过，那就按她的说法，去找你自己的幸福，她……不需要有人等。」

千芷听到这句话一愣，没想到惯来眼里只有一个人的华戎舟，如今竟然也会开解别人了。

「那你现在要去哪里？」千芷最后又追问了一句。

「你选择等她，而我是去……找她。」

因为通常来说，大部分的等待都是无用的。

千芷的手不由自主地在发抖，说不清是因为什么。

最终她努力转过身，看向了那个一直守在不远处的人，然后一步一步向他走过去。

千芷清晰地看到随着她一步步走近，南风的眼里渐渐溢出的狂喜。

她向来都知道要去珍惜眼前人，只是不知道那个曾经说……若日后自己受了欺负定会杀回来给自己撑腰的人，说话还算数吗？

四月初五，三更天。

一声暴喝声响起，两道缠斗的人影突然分开，一站一卧。

林江从暗处走出，扶起了方才跌倒的陈渊，看向虽站着却明显摇晃不定的华戎舟，说道：「自己回去吧，击败陈渊已经差不多用尽了你的全力，我不想等下又要我们送你出宫去医馆。」

华戎舟握着剑柄的手紧了紧，沉默地站着。

只听林江的声音又传来：「下个月再来，你同我对战，今日就省些气力回去将养着。」

华戎舟终于收回了剑，一声不发地离开，身影不稳，步伐倒是不乱。

半晌后，陈渊才调理好自己的气息，狠狠朝着华戎舟离开方向啐了口血：「那究竟是个什么玩意？」

林江看着愤愤不平的陈渊，面无表情地说：「你败得不亏。」

陈渊皱眉看着林江，只听林江又说道：「方才你应该也察觉到了，此次对决，那……小子分明是束手束脚了许多，很多时候宁可硬接你一掌，也不愿碰到你的剑，瞻前顾后的状态下还能赢过你……」

陈渊的脸色愈发铁青，应是被气极了，脏话都出来了：「老子就应该在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宰了他，打架还娘们唧唧地怕留伤口，看着我就来气……」

林江看着陈渊好一顿撒泼后，才又开口说：「败了就是败了，何必在我这里呈口舌之快？休息好了就进去复命。」

陈渊看了看身后寂静到仿佛无人的御书房，终究还是闭了嘴，咬牙起身向里面走去。

出宫的路上，还是朝着医馆的方向，这次吴塘竟然早就在房间里等他。

看到华戎舟没有鲜血淋漓地走进来，吴塘倒是吃了一惊。

粗略检查了一下，确实是没有外伤，但是肋骨好像断了一根，肩胛骨也呈一个不正常的弧度。

一时之间，吴塘倒是不知道该庆幸还是无奈。

今日的华戎舟心情好像格外好，竟然史无前例地先开口说话了：「今晚的月色真亮。」

吴塘正骨的动作一顿，转头就看到窗户外透过来的银色月光，照得外面宛如白昼。

本来想提醒华戎舟接下来的动作可能会很疼，只是看到华戎舟望着月色的眼眸格外明亮，吴塘还是把话咽了回去。

算了，这个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疼痛，自己何必多此一举提醒？

正完骨后累的吴塘出了满头大汗，只见华戎舟除了面色苍白了些，这一过程竟然是眉头都不曾皱过一次。

吴塘心里也啧啧称奇，这世间真的存在没有痛觉的人吗？

下一刻眼前一花，屋里就只剩吴塘一个人了，他默默地把凳子上的银两揣进怀里。

嗯，没事，反正这也不是他的这位「病人」第一次不告而别，他早就习惯了。

三、成长篇·下

今晚的月色真亮，亮得就像是那次在崖底找到华浅的那晚的月亮。

那时候他背着她，如同背了自己的整个世界，腰间的伤口有血液渗出，可是却抵不过心头的明亮。

那算是第二次背她了，第一次是背着她下摘星楼，华戎舟第一次感觉二十层的楼梯也不算太长。

第二次就是在崖底找她，庆幸华浅的眼神不好，再加上华戎舟一身黑衣，因此只要他不开口，华浅便不知道他腰间刚刚被伍朔漠划破的伤口。

伤口不深，当时的华戎舟也舍不得说起此事，他只知道华浅的脚腕受了伤行走不便，便对自己身上的伤势无半点察觉。

只是……华浅却在趴在他背上睡着前告诉他——「姐姐我可不喜欢年纪小的。」

一个女人可以毫无戒心地在一个男人面前睡去，要不就是心里有他并且相信他，要不就是不曾把他当作男人看待。

华戎舟觉得自己应该是第二种。

无人知道华戎舟听到那句话时心里的感受，也无人知道那一晚，他是如何忍着淌血的伤口，带着怎样绝望的心情，将安心睡去的华浅一步步从崖底背到了华府。

这世间有千百种不喜欢一个人的理由，可唯独年龄这一个，是他无论如何努力都改变不了的。

可是，那又怎样，看着因兄长之死第一次在人前哭出来的华浅，华戎舟就觉得算了吧。

管它什么年龄，只有她需要，自己就会在。

只是那时候的华戎舟并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需要，不是一意孤行赖在她身边不走就叫守护。

夜色里，华戎舟向着一个方向，不停地前进，今日打败了陈渊，终于离她又近了一步。只是等他又一次赶到了那个崖底，月亮却已经没了踪迹，远处的天空初日正在一点点破开混沌的云雾，却无法照亮华戎舟心底的那个角落。

又来晚了。

出生到这个世界的时间晚了一年；

逃过伍朔漠的控制，从小镇赶回京城也晚了；

如今只是怀念这一抹回忆里的月色，也终究是来晚了。

也不知道未来究竟还要迟到多少次，才能赶的及……

虽然没了月亮，但是也凑合着歇息下吧，华戎舟侧身躺在一块巨石上面，重重的吐了口气，才感觉胸口没那么压抑了。

这一年多以来，除了习武对战，他从未放弃过寻找华浅，只是皇室想藏下一个人太容易，他几乎把这偌大的皇城翻了一个遍，也无华浅踪迹，所以现在就只有一条路——进御书房。

而华戎舟从来都没有想过会有……华浅已经不在的可能，因为他现在还想活下去的唯一理由，就是找到她。

腊月初五，御书房外。

林江被华戎舟逼得步步后退，眼见就要被击败，却斜插进一道剑来。

华戎舟仓促抽剑转身，只见陈渊和林江并肩而立，挡在房门前。

「你什么意思？」华戎舟皱眉咬着牙问。

陈渊倒是丝毫不为自己的突然偷袭而感觉羞愧，倒是意气风发地说：「主子说你要想进御书房，先要打败他身边之人，可是从未说过是单挑。」

握剑的骨节在隐隐作响，如同一个濒死的人眼看就要抓住了活下去的希望，可是这时却突然有人将这个希望放到了更高更远的地方。

林江好歹还有些自尊心，做不出来陈渊那一副洋洋得意的模样，只是闷声继续出招。

这一次华戎舟伤得极重，又是陈渊把他送到了医馆。

出了医馆，看到外面的林江，陈渊勾了勾嘴角说道：「下个月我们应该能歇一歇了，看那小子的模样，估计这一月半月是好不了了。」

林江不置可否：「要不要打赌？下个月他肯定还会来。」

陈渊瞪大了眼睛说道：「怎么可能，他又不是怪物……」

话说到一半，陈渊也闭嘴了。

不是怪物吗？

若不是怪物，又怎么会在两年的时间里从一个普通的侍卫，到现在林江都险些抵不过的高手？

「我们的职责只是保护皇上就够了，而那小子……」林江顿了顿才说，「他的人生恐怕现在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杀了……确切地说，应该是打败我们……」

这世间不可能有人能把所有心思只放到一件事上，若是做到了，那便是真的无人能敌了。

可能是他们老了吧，才会被后浪拍在沙滩上。

陈渊是这样安慰着自己，顺手勾住了林江的肩膀，开口：「你说这小子，按道理是不是该叫咱们一声师父啊？好歹也是在我们手里一点点练出来的……」

林江嫌弃地看着凑过来的陈渊了，满脸都是「你还有脸提此事」的表情。

被丢在医馆后，华戎舟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。

在梦里，他看到仲夜阑的剑锋离华浅只有一个手掌的距离，而他目眦尽裂、用尽全力，却还只是伏在地上动弹不得。

他还看到华浅被瓷器割伤的手掌鲜血淋漓，他不顾自己伤势拼了命去大夫那边寻了一瓶金疮药，回来后却在门口看到仲溪午正小心翼翼地给华浅包扎上药。

他还看到夜晚的街道上，他拉住华浅险些被人撞到的手臂，而下一秒华浅的目光就一如既往地越过他，同时人也习惯性地挣开了他的手，向远处灯笼下的仲溪午走去，而他还是只有松开手看着的资格。

还有很多场面……

睁开了眼睛后，华戎舟渐渐反应过来，方才的不是梦，而是真实的回忆。

真实到仿佛就发生在昨天，他还是那个一心一意想待在华浅身边，却总是被忽视的小侍卫。

他曾经不止一次后悔过，为何那么早遇上华浅，偏偏是在他最狼狈不堪，最无能为力的时候，遇到了最想去守护的那个人。

可是，若不是一开始就遇到了华浅，又哪里还会有现在的华戎舟？

恐怕过去的那个华戎舟可能是被人打死了，也可能是被饿死了，更有可能是因为对人生无半点留恋而自我了断。

从来都没有梦到过华浅，这次却一次性回忆了个完整，是自己太过急于求成了吧，所以才导致失了心神，一时之间无法接受希望落空。

华戎舟运了运气才缓缓坐起，这还是自己的报应，曾经任性妄为、一意孤行的报应，如今只是罪还没有赎完罢了。

恼怒归恼怒，要让他就此放弃也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也不差这一两天了，打败两个就打败两个吧，最难的都熬过来了，现在还怕什么？

他只要想到华浅有可能在某个角落里独自一人等着，顿时就觉得眼前的所有都不是做不到的事情。

吴塘走进来时就看到华戎舟努力坐起来的模样，他赶紧走近了些，把手里的药递了过去开口：「之前还以为你长记性了，怎么昨天又落了一身伤？还比以往都严重……」

语气里是非常熟络的埋怨，毕竟他们也算是一月一见的「老熟人」了。

华戎舟一口喝完了药，余光看到门口探头探脑的小药童。这两年来，小药童也没那么害怕华戎舟了。只见他此时脸色满是嫉妒不满，毕竟他可从来没有见自己师父对病人这么关心亲近过。

华戎舟搁下药碗开口：「是我太着急，才给了别人可乘之机。」

习惯了华戎舟的沉默，见他突然回答了自己的话，吴塘一时之间倒不知道该接什么话。

只是看到华戎舟撑着床榻努力想要站起身的模样，吴塘赶紧阻止他道：「方才不是说了你这次伤势颇重吗？不好好养着还想去哪里？」

华戎舟不理睬他阻拦，一点点站起来向外走去，步伐缓慢而有力。

「习武，报仇。」

一开始不说是群架，还玩偷袭这一招，那就得做好随时被报复回去的准备。

时光匆匆又过了半年，送走了最后一位病人，吴塘才反应过来今天是初五，赶紧吩咐小徒弟去落了锁，然后自己收拾了一大堆药品，在小房间里点上一盏烛火候着。

只是这次，吴塘等了一个通宵，也不见有人前来。

初六，吴塘又肿着眼睛等了一晚上，还是不见人影。

初七也是……

终归是小徒弟先看不下去了，对着白日里因睡眠不足恍恍惚惚的吴塘说道：「老头，人家都不来了，你干吗还眼巴巴等着呢？」

吴塘这才反应过来，那个人是真的不会来了。

这样也好，毕竟每月一次的伤痕累累，他还只是一个刚长大的孩子，谁见了不心疼呢？

哪里会有人没有痛觉？不怕疼只是因为疼习惯了而已。

吴塘笑了笑，心里像是有块石头落了地：「也好，不来了也好，不来了就证明……他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了。」

小徒弟看着自家师父一脸欣慰，心里格外窝火，不过是个每个月来看病的病人罢了，凭什么就分走了这老头那么多的注意力，就是因为长得好看吗？

想到那人那张一见难忘的脸，小徒弟怒从心头起，说道：「哪有那么容易的事，说不定是他死了才来不了……」

接下来，还在医馆里的人就免费欣赏了一场师徒大战……哦不，应该是徒弟单方面被殴的好戏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

